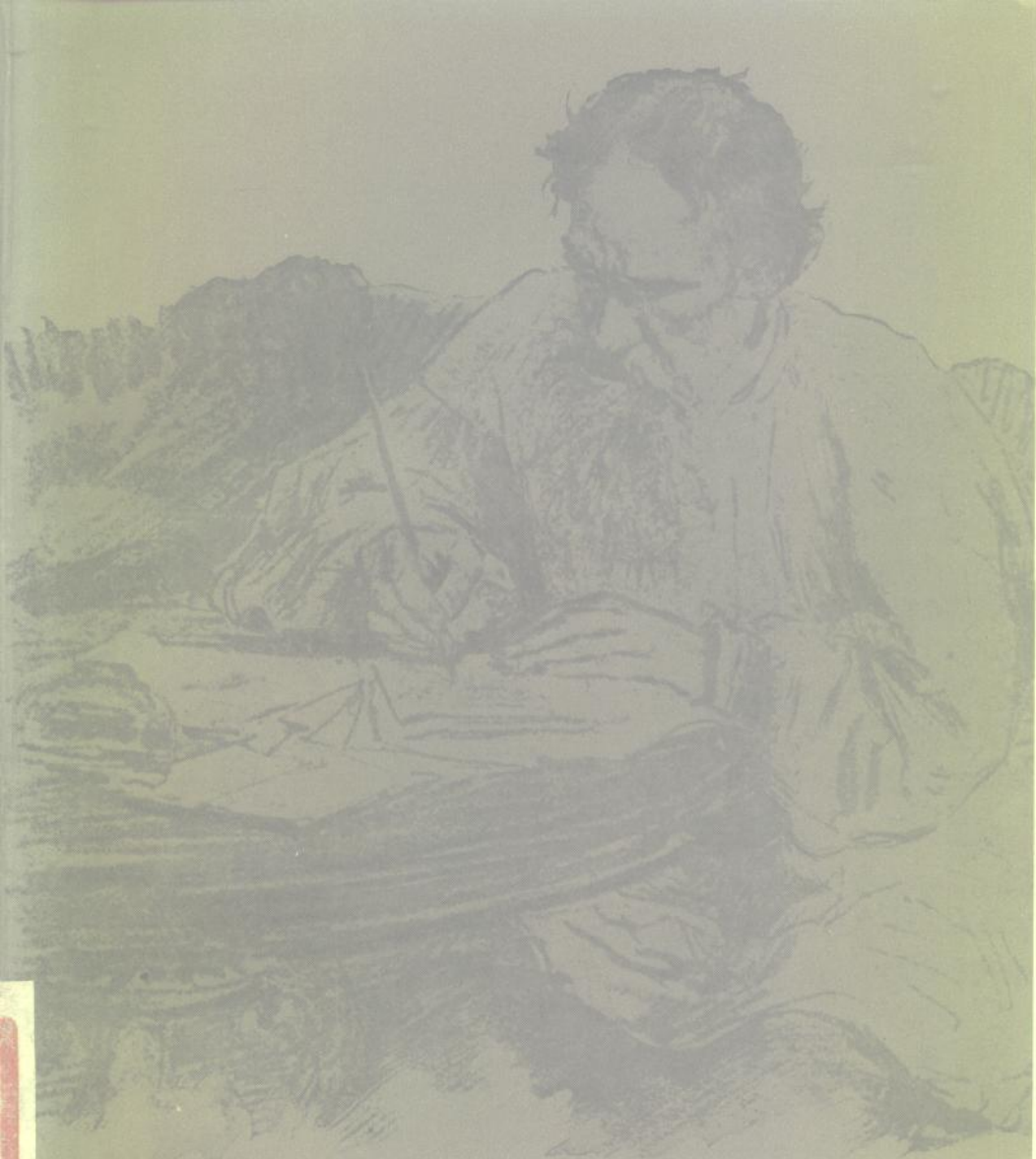




列夫·托尔斯泰长女回忆录

[苏] 塔·里·苏浩金娜-托尔斯泰娅 著

北京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长女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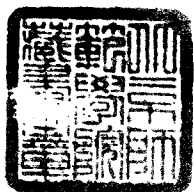
晨曦 蔡时济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9178

北 京 出 版 社



1039178

Т.Л.СУХОТИНА-ТОЛСТА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1

列夫·托尔斯泰长女回忆录

Liefu-tuo'ersitaj zhangnü huiyilu

晨曦 蔡时济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5印张 457,000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 10071·551 定价: 3.70元

内 容 提 要

世界上研究、评论著名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书籍很多，但其长女塔姬雅娜·里沃芙娜·托尔斯泰娜（婚后随夫姓苏浩金娜）所写的回忆录却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价值。

这位女儿在出嫁前，随同双亲生活了三十五年之久，她不仅参与父亲的文学活动，对父亲的生活、思想、爱憎了如指掌，而且练就了极好的文笔和对事物的分析能力。

在她真挚而细腻的笔触下，托翁作为父亲和举世闻名的大作家栩栩如生地再现在人们面前。实际上，也只有她才能将父亲晚年的悲剧和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阐述清楚，公正而坦率地奉献给读者。

目 录

女儿的回忆	阿·伊·弗希曼 (1)
童年时代	(31)
少年时代	(129)
日记选编	(192)
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朋友和客人	(281)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282)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盖伊	(298)
列·安·苏列尔日茨基	(350)
瑞典人阿布拉姆·封·本德	(358)
“可爱的老妪施密特”	(370)
谈谈我和父亲是怎样对待土地问题的	(414)
关于我父亲的死亡及其出走的远因	(434)
记忆的闪光	(510)
注释	(534)
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人名和名称索引	(611)

女儿的回忆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回忆录的作者是列·尼·托尔斯泰的长女塔姬雅娜·里沃芙娜·托尔斯泰娅，婚后随夫姓苏浩金娜。1864年，她生于雅斯纳雅·波良纳。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一直到父亲去世，她始终是他最为亲近的人之一。这倒不单单是因为亲缘关系，而且还由于她跟父亲精神一致，对他的创作有深刻的理解，对他的观点衷心赞同。“在我整个一生中，”她写道，“我对父亲怀有的极度爱戴和崇敬的心情，从来没有减弱过。无论就我本人所记得的，还是就别人对我讲述的而言，父亲对我都一向特别宠爱。”这种亲密无间的感情在作家晚年变得尤为强烈，因为在他经受痛苦的精神悲剧和痛苦的家庭悲剧的时候，特别需要理解和爱。

“塔姬雅娜·里沃芙娜是个才智出众的人，她平易近人，性格爽朗，精明能干，对所有的人都充满了善意，所以时时处处受到人们的爱戴。”曾在托尔斯泰家工作过的托尔斯泰的年轻朋友和秘书瓦·费·布尔加科夫回忆道，“唯独她善于把握

分寸，能够同样赤诚而顺利地找到在心灵上接近父亲和母亲的途径，即使在双亲互相反目时，她也能做到这一点。”^①她那心胸豁达、待人诚恳善良的天性始终如一。

塔姬雅娜·里沃芙娜随双亲生活了三十五年之久。仅此一端就能使她的回忆录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更何况她并不是父亲生活的旁观者，而是父亲生活的日常参与者，并且是休戚相关的参与者。回忆录还因作者罕有的记忆力和从父亲身上继承的文学才华而价值倍增。

塔姬雅娜·里沃芙娜从十四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写了大约四十年之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早年，有时候要翻阅一下她写的日记，他鼓励孩子们写日记。塔姬雅娜·里沃芙娜的日记具有极其坦白、自我剖析的特点，这是受父亲直接影响的结果。父亲死后，她撰写了一系列回忆文章，就其翔实可信、感情真挚和心理描写的细腻入微而言，在有关托尔斯泰的回忆录中，均为上乘之作。塔姬雅娜·里沃芙娜跟亲友和同时代人之间的广泛书信往来，也令人极感兴趣。

列·尼·托尔斯泰把回忆录视为最珍贵的文学品种，他本人也在晚年转向写回忆录（《回忆录》，1903年）。在提到普希金的《回忆》时（“回忆将它那卷帙浩繁的书卷，悄然无声地展开在我的面前……”），他宣称，回忆录的最高准则是真和信，坚决摒弃“虚构”。他写道：“我以为，一个人能够写出的最重要、最有益于别人的东西，就是真实地叙述他所经历过、思索过、感觉过的东西。”塔·里·托尔斯泰娅的回忆录完全符合

^① 瓦·费·布尔加科夫：《列夫·托尔斯泰及其亲友——回忆与故事》，图拉，1970年版，第151页。——原注

这一要求。在作家的家庭成员中，恐怕除谢·里·托尔斯泰^①（《往事随笔》）外，没有任何人的回忆录能够达到象我们在她的回忆录中所看到的那种真实、深刻和历史客观程度。托尔斯泰的长女不抱任何个人偏见，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唯一宗旨，怀着对父亲、对时代、对历史的巨大责任感回顾往事，叙述亲身经历和思考过的一切。这就使她的回忆录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二

塔姬雅娜·里沃芙娜的回忆录主要是写列·尼·托尔斯泰的，这也正是它的基本价值之所在。它真实地再现了1860—1870年间雅斯纳雅·波良纳家里的气氛，介绍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子女到了必须上中学的年龄，因而作家全家不得不迁居莫斯科的那段时期的情况。

有关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二十年间的的生活情况，我们已据其书信、日记和笔记知道得不少，而塔姬雅娜·里沃芙娜的回忆录又补充了有价值的新材料。诸如：全家迁居莫斯科，哈莫夫尼基住宅里的日常生活，作家的朋友与客人，作家的创作活动和社会活动，最后，还有关于双亲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关于托尔斯泰放弃财产，关于晚年的悲剧……一个目光敏锐、感情纯真、怀有一颗充满仁爱之心的人的这些观察，对于评价作家生活中的这个重要时期，是极有价值的。

在塔姬雅娜·里沃芙娜的回忆录中，那些叙述她父亲本人

^① 列夫·托尔斯泰的长子。

和他的生活方式，叙述日常生活中的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托尔斯泰、与亲人、朋友和群众交往中的托尔斯泰的篇章，对我们尤其重要。塔姬雅娜·里沃芙娜跟许多回忆录撰写者不同，在她的笔下，父亲并非超凡脱俗的苦行僧，而是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尘世凡人。在女儿的记述中，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和天才的作家，而且有时候还会想出有趣的游戏，写出欢快的歌曲，跳起玛祖卡舞来。人的七情六欲，他无不具备。在日常生活中，托尔斯泰平易近人，诚恳、和蔼，在自己周围创造温暖友爱的气氛。

然而，在描写置身于家庭环境中的父亲，描写他同妻子、儿女和亲戚的关系时，塔姬雅娜·里沃芙娜并未忽略这位既出类拔萃、才华横溢，又性格矛盾的人物的全部复杂性。“他是这样一个人，”她写道，“不断同自己的欲望进行斗争，勇于作深刻的自我剖析，毫不留情地反躬自省，对己对人都非常严格。同时，他又是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者，从不怨天尤人，在任何困境中都能找到出路，对每一个问题都要寻求答案，对每一桩不幸或不愉快的事都要寻求慰藉。”

塔姬雅娜·里沃芙娜很早就对父亲的文学活动有所了解，对他的创作十分尊重。父亲对女儿的纯真兴趣的回报是，让她逐步深入地了解他的事业，向她介绍自己的计划和新的构思，让她帮助抄写手稿和答复来信。因此，塔姬雅娜·里沃芙娜从少年时代起，就参与了父亲的创作活动，并协助他工作，直至父亲去世。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大量有关托尔斯泰创作活动的有趣介绍。塔姬雅娜·里沃芙娜亲眼目睹了《黑暗的势力》、《克莱采奏鸣曲》、《关于饥荒的通信》、《复活》、《谢尔基神父》和《哈

泽—穆拉特》等一系列作品的构思和写作过程。这些作品的一些手稿，她曾反复抄写多次，因而，她才有可能了解，父亲对自己的要求是何等严格，对遣词造句是何等刻意求工、一丝不苟。

随着年龄的增长，塔姬雅娜·里沃芙娜逐渐成为父亲在创作活动中的得力助手。从她的回忆录中可以得知，这部或那部作品是怎样写成的，托尔斯泰曾经面临过哪些困难。从另一些记载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他是多么深沉地热爱大自然，热爱音乐，热爱美术，生活在普通村民之间，他的心情是多么愉快，他在为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位孀居贫妇扶犁耕田或者挥镰刈草时，他又感到内心多么酣畅。所有这些记录托尔斯泰日常生活的回忆，都充满了女儿对父亲的炽烈的爱，饱含着女儿对父亲的崇敬之情。

三

回忆录作者本人的个性也颇为重要，她那精明能干的特点在回忆录里有鲜明的体现。

托尔斯泰在1872年的一封信中评价自己的子女时，就曾指出，八岁的丹尼娅有天资聪颖、心地善良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等特点。他写道，她的“脑子好，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人”^①。这个预言后来完全应验了。塔姬雅娜·里沃芙娜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可贵而又纯洁的道德情操、严格律己的精神和巨大的艺术才华。

^① 《托尔斯泰全集》九十卷本第六十一卷第334页，国家文学出版社1953年莫斯科出版。以下该版本引文均只注明卷数和页码。——原注

跟托尔斯泰的其他子女一样，塔姬雅娜·里沃芙娜是在她父亲精神的不断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也正是她的回忆录的重要题材之一。诚如她本人在晚年所写的，她的回忆录的有趣之点在于，她是怎样在父亲的影响下，由一个平平常常的姑娘成长为“有思想、一心向善”的人的^①。确实，从塔·里·托尔斯泰娅的日记和回忆录中，完全可以看出她那非凡个性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看出充满托尔斯泰家庭的道德气氛。

托尔斯泰对子女的影响，决不表现为枯燥的说教或者严厉的惩罚。只消他盯着女儿看一眼，她就能领会到她做得对还是错。对父亲是不能说假话的，在他那锐利的目光下，任何东西都无法掩藏——这是托尔斯泰所有子女的共同感觉。仅此一端，就在年轻的丹妮娅身上培养了正直、善良和襟怀坦白的特点。

塔姬雅娜·里沃芙娜在青少年时期跟父亲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感人的真挚和热情贯穿在她的日记中。她内心里依恋着父亲，极感需要他的慈爱。与此同时，年轻的塔姬雅娜有时又会疏远父亲，为此，她自己深感苦恼，也使父亲感到苦恼。其原因是突发的、只有孩子才特有的自尊心和固执，要么就是青春期少女所固有的矜持。托尔斯泰敏锐地注意到孩子们的情绪波动，尽一切可能恢复同他们的心灵接触。这时，在女儿的心里又会产生对父亲的负疚感、羞愧感和懊悔感，这也给她带来不少苦恼。“爸爸是我生活中的唯一安慰和支柱，而使我经常感到苦恼的是，我给予他的欢乐太少了。”她这样写道。

^① 国家托尔斯泰博物馆。——原注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同父亲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起来。令女儿高兴的是，父亲对她有很高的评价，对她寄予厚望。但有时她又仿佛感到，父亲对她大失所望，这也成为她内心苦恼的因素。“我一直感到，他对我寄予的希望过高，把我看得比实际上的我要好得多。因此，我既害怕他看清我，又希望他看清我。而如今，我对这桩往事既感到惋惜，又感到高兴。不过此时此刻，当我写到这里时，不禁潸然泪下。”

正是在这样的内心搏斗中——既有短暂的疏远期，又有心灵相通的欢乐期——展开了这部描写父女情的“小说”的情节，并且写得那样富有才气。

从作家女儿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很高，对现存生活方式的不公平有所感触，这种意识很早就在她心里觉醒了。“太令人讨厌了……一个三十五岁的妇女总要跟在我的身后，为了得到几个工钱，不得不乖乖地执行我的一切任性要求，而我并没有任何支配金钱的权利。”——对父亲的言论和思想反应敏感的丹尼娅这样写道。“不久前一天晚上爸爸说过……他多么想做一个好人，而财富又多么妨碍他成为好人。”“我身上一切好的东西都来源于他。”“他总是提醒我，什么好，什么坏。”

托尔斯泰鼓励女儿追求道德完善，鼓励她严格约束自己。但是，难免有这样的情况：尽管女儿十分努力，可是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利己主义的欲望还是在她的生活中暂时占了上风。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托尔斯泰总是以慈父的谆谆教诲，把她引回正路。例如，当全家迁居莫斯科后，十八岁的丹尼娅象贵族阶层的其他青年男女一样，有过一段迷恋上流社会灯红酒绿生活的时期。然而，严肃的精神情趣很快就在聪明好学的姑

娘心里占了上风。这使托尔斯泰十分高兴。“你真是好样的，丹妮娅！谢谢你的来信，我的好女儿。”他在1885年10月18日写道，“……你头一次明确宣布，你转变了对事物的看法。这是我的唯一祈愿和不敢奢望的欢乐。”（第六十三卷，第292页）

塔姬雅娜·里沃芙娜越是接近父亲提出的道德要求标准，她就越发相信父亲的社会观的正确。这一点是有据可查的，她曾就为什么农村一片贫困的问题，跟父亲进行过最早、尚显得十分幼稚的谈话。因此，她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商店里的货物那么多，为什么还有许多人没有衣服穿呢？”“为什么地主家为了等着卖高价，让粮食堆在仓库里发霉，却有那么多人没饭吃呢？”

托尔斯泰耐心地解答女儿的疑问，循循善诱地启发她理解那些复杂而又迫切的问题。这些严肃的谈话，这种对女儿的心灵和理解力的信任，使她深受鼓舞，更容易接受他的观点，也驱散了她心灵中过早出现的空虚和怅惘。“如果我没有颓唐，如果我努力做一个有道德的、诚实的人的话，那末这主要应归功于他。倘没有他的爱，我早就堕入绝望的深渊了，自然要比现在糟糕千倍。”

由于在精神和思想上跟父亲越来越近，塔姬雅娜·里沃芙娜开始认真关心社会问题。在这些年代以及随后的岁月里，托尔斯泰越来越经常地跟女儿谈论自己的看法：关于俄国局势，关于人民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关于一天比一天迫近的、虽然令人不安，但却是有益的变化。年轻的丹妮娅对父亲的话是认真加以思索和领会的。从她在这些年里写的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出，她的视野在扩大，她那年轻活跃的天性在探索如何

发挥自己力量的途径。还可以看出，她是怀着怎样的忠贞和热忱逐渐成长为父亲的志同道合的战友的。

托尔斯泰的写作活动同他的多方面社会活动总是密不可分的。在塔姬雅娜·里沃芙娜的回忆录和日记里，有许多篇幅叙述了托尔斯泰参与《媒介》出版社的工作。这家出版社是出版群众性通俗读物的。托尔斯泰不断吸引深孚众望的作家和艺术家参与这家出版社的工作，并且千方百计地鼓励女儿投身到这项艰巨而重要的事业中去。

《媒介》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创举，就是出版世界优秀文学作品，当然都是经过技巧娴熟的翻译并加以修订的。托尔斯泰亲自为广大读者“转述”苏格拉底、柏拉图、艾米尔的思想和卢梭、雨果、法朗士、莫泊桑的作品，这就非常需要有几个得力的助手。“为什么你不可以为出版群众性读物做点工作呢？”1885年他写信给塔姬雅娜·里沃芙娜说，“我现在正在阅读《荒凉山庄》——非常之好，我还考虑过《奥列佛·特维斯特》。”①（第六十三卷，第293页）

年仅二十岁的塔姬雅娜·里沃芙娜还不肯贸然承担复杂的文学工作，但她很愿意从事更适合于她作为青年画家的事业——为即将出版的书籍画插图，为群众出版物美价廉的俄罗斯画家画册。她在《媒介》出版社出版了带插图的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人靠什么活着》、尼·尼·盖伊的版画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她还吸收了绘画雕塑建筑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一道参与这项工作。伊·叶·列宾写信给她说：“您担负起《媒介》出版社美术部分的工作，这可太好啦……我相信您的鉴赏能力，很高

① 《荒凉山庄》和《奥列佛·特维斯特》均系著名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
——原注

兴您承担这项工作。”^①

不久后，塔姬雅娜·里沃芙娜参加了《媒介》的工作，既当编辑，又当作者。她写了一本关于意大利女教育家玛丽娅·蒙特索里的有趣的书。在这之前，她编辑出版了法国画家画集、《东方智慧》、《哲学家、诗人、科学家思想精华250例》等集子。她还编辑出版了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一生》和《温泉》的新译本。

协助父亲的日常工作，跟父亲一道为《媒介》出版社工作，这些都是年青的塔姬雅娜·里沃芙娜进入社会后，开始成熟的初步表现。在1891—1892年闹饥荒期间，她跟父亲一起在农村从事救灾活动，她的非凡才干显露得特别突出。在农民中间度过的这两年，对托尔斯泰女儿的个性和精神面貌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全民性的灾难——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饥荒，席卷了若干个省。托尔斯泰参加了救济灾民的活动，这是作家生平中有重大意义的一页。关于这一时期，我们从塔姬雅娜·里沃芙娜的日记中，了解到许多新情况。托尔斯泰对灾荒规模之大，深感震惊。为了拯救人们的生命，他毫不迟疑地投身到遭受饥荒的农民之中。这期间，他的全家也都毫不迟疑地跟随他深入到灾民中去，其中包括他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儿子谢尔盖和列夫、成年的女儿们，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塔姬雅娜·里沃芙娜。

塔姬雅娜·里沃芙娜在这个时期留下的日记，是那个时代的一份光辉文献。在救灾活动中，显示了她的优秀品质，加深

^① 《列宾与托尔斯泰 I —— 与托尔斯泰及其家属通信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83页。——原注

了她同父亲的精神联系。这些日记充分反映了她的精辟见解：在什么地方怎样开办食堂，怎样购买价格低廉的毛线，以便让妇女们手里有活可做，怎样用土豆渣和甜菜渣烤制面包，怎样熬价钱便宜而又容易充饥的燕麦粥……与此同时，在日记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作者对人民生活的细致观察、对度荒办法的深刻考虑。托尔斯泰女儿在了解到农民的不幸和痛苦时，还体察到，在饥饿的农村，“对政府的不满、忿恨和怨声载道”的情绪，正在愈演愈烈。我们在日记中读到：“但愿今年形势不会急转直下。使我感到可怕的是，许多人把贫穷和饥饿当作奴役他人的手段，其结果，要么是使农民沦为比农奴还不如的奴隶，要么是起来造反，据我观察，按时代精神判断，后者是可能的。”

如我们所知，这些与父亲相似的观察，果然是十分正确的。1891—1893年的饥荒，尔后是1899年的大歉收，在很大程度上酿成了俄国农村的造反情绪，这种情况很快就在1905—1907年间爆发为第一次革命风暴。

从这时起，托尔斯泰的女儿就处在沙皇暗探局“不打盹的眼睛”的监视之下了，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从保存在托尔斯泰博物馆的厚厚的、编号为1594的“关于塔姬雅娜·里沃芙娜·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的警察局档案”中可以看出，自1891年11月19日，即塔姬雅娜·里沃芙娜刚刚到达梁赞省之日起，她就开始受到警察当局的严格的秘密监视。她的信件被拆开检查，而那些最“谋逆犯上”的字句都被录入档案。在警察局炮制的一份关于她的综合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段话：“据秘密情报获悉，塔姬雅娜·托尔斯泰娅完全赞同其父的政治和宗教谬见，为其充当与同谋者联系、扩散其被禁作品的中间

人。”^①

在塔姬雅娜·里沃芙娜的档案里，记载了她跟许多人的联系：有扩散托尔斯泰禁书的，有拒服兵役的，还有其他“不可靠分子”。涉及著名的玛丽娅·霍列文斯卡娅“案件”的材料尤多。玛·霍列文斯卡娅是图拉的一位女医生，1896年，塔姬雅娜·里沃芙娜曾经打发一位姓诺维科夫的农民到她家里取父亲的被禁作品。警察当局截获塔姬雅娜·里沃芙娜的便函后，对霍列文斯卡娅的住宅进行了搜查，查出了托尔斯泰的著作。在这些作品中，据暗探局声称，“作者表达了旨在动摇现存国家制度基础的思想”^②。图拉宪兵队按照上级命令，逮捕了霍列文斯卡娅，并把她交付法庭审判，同时还企图将列夫·托尔斯泰和塔姬雅娜·里沃芙娜分别当作异端邪说的作者和传播者加以迫害。然而，司法部“遵照先皇就此事两次下达的圣旨”解释道，“鉴于托尔斯泰伯爵身居本国知名作家之特殊地位，对其进行法律追究势将招致不堪设想之严重后果”^③。由于沙皇政府对托尔斯泰无可奈何，也就没敢贸然触动他的女儿。但是，父女俩都处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

四

塔姬雅娜·里沃芙娜的回忆录，把我们带到一群跟她一道学习绘画的年青艺术家之中，同时告诉人们，托尔斯泰家乃是

① 《关于塔姬雅娜·里沃芙娜·托尔斯泰娅的警察局档案》，№1594，第1页。——原注

② 《档案》，第5页。——原注

③ 同上。